

# 肯林的代時爭戰

卷上 (年四六八一至一六八一)

譯恬伯李 著堡德桑·爾卡



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by Carl



**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1861-1864**

by Carl Sandburg

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1861-1864 by Carl Sandburg. Copyright, 1954, by Carl Sandburg. Copyright, 1925, 1926 by the Pictorial Review. Renewed by Carl Sandburg. Copyright, 1926, by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Renewed by Carl Sandburg. Copyright, 1939, by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Copyright, 1936, 1937, 1938, 1939, by Carl Sandburg.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March 1972

### 戰 爭 時 代 的 林 肯

卡爾·桑德堡著 李伯恬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

香港九龍郵箱五二一七號

美達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一九號

一九七二年三月初版

定價港幣四元正

— — — — —

封面設計：蔡浩泉

## 關於作者

卡爾·桑德堡於一八七八年一月六日，在伊里諾州的加勒斯堡出世。他畢業於加勒斯堡的倫巴德學院，此後他接受了很多榮譽學位。頒給他榮譽學位的有哈佛，耶魯，紐約大學，西北大學，諾克斯學院，威斯勒大學，梭拉古大學等等。三十歲時，他和莉莉安·史泰忱結婚，她的哥哥是一位偉大的攝影家。桑德堡作過密瓦基市市長的秘書，美國陸軍中的列兵，新聞記者，編輯，電影劇本作家，民歌採集者，詩人，和林肯傳記專家。一九五〇年，他獲得普立茲詩歌獎，一九五二年獲得美國學藝研究院的歷史金牌獎，此外還得到其他一些文學獎。桑德堡的第一本著作是芝加哥詩集，現在書店裏還可以買到這本書。他的唯一小說，相思岩，出版於一九四八年。草原時代的林肯第一版於一九二六年問世，第二部份，戰爭時代的林肯出版於一九三九年。

## 目錄

- 第一章 美國何去何從——林肯到華盛頓去 一
- 第二章 林肯宣誓就職出任美國總統 二五
- 第三章 桑木特堡和挑釁行動——徵召軍隊 四七
- 第四章 傑佛遜·戴維斯和他的政府 六九
- 第五章 騷動——恐慌——風險 七七
- 第六章 奔牛鎮——麥克里蘭將軍——福瑞蒙——特倫特事件 九五
- 第七章 戰時的政治——貪污舞弊 三四
- 第八章 當奈森堡——葛蘭將軍——夏羅——低絃鐵甲砲艦對「梅里麥」號戰艦——「七日」戰役——徵兵 一四四
- 第九章 奔牛鎮再敗——血染安替潭溪——慌亂 一六九
- 第十章 黑奴問題的糾紛——解放黑奴初次文告 一八五

第十一章 麥克里蘭的舉止遲鈍症——選舉失利——福瑞德瑞克斯堡——一八六二年的

總統咨文 一九

第十二章 內閣裏雷電交加——墨弗里斯包柔 二三

第十三章 一八六三年所頒解放黑奴最後宣言 二五

第十四章 「粥少僧多」——熱衷仕途的一羣 二三

第十五章 胡克將軍——昌斯樂維爾——浩劫 二四

第十六章 葛蘭將軍是否要攻佔維克斯堡？ 二五

第十七章 深沉的陰影——一八六三年初的林肯 二五

第十八章 白宮那個傢伙 二九

第十九章 蓋提斯堡——維克斯堡被圍——一八六三年的深潮 三五

第二十章 陷在暴風雨中的林肯 三九

第二十一章 奇卡毛加——一八六三年選舉獲勝 三六

第二十二章 林肯在蓋提斯堡發表演說 三七

第二十三章 一八六三年的史詩全篇告終 三九

第二十四章 一八六四年葛蘭受命出任最高統帥 四五

## 第一章

### 美國何去何從——林肯到華盛頓去

正當美國的人民爲「美國何去何從」這個切身問題，感到徬徨困惑，甚至痛心疾首的時候，林肯離開春田市，開始踏上一段曲折迂迴的旅程，到華盛頓去。當時國會已經把大選的選舉人票數點查竣事，祇是還沒有公開宣佈林肯已經當選。在這個動盪不定的時期裏，接踵而來的政治性事件，每一樁都揭發多少政治上的隱秘，引起洶濤駭浪一般的騷動。史攷特將軍在這個山雨欲來的時候，對他的副官說，「目前如果發生一場混戰，很可能打到血流盈渠的。」因此他在二月十三日正式點查大選選票數目時候，在所有衝要的街道門戶和戰略性據點，全部設崗放哨，嚴格地維持秩序，以策萬全。

紐約市一位聲望很高的律師儒弗斯·卓德在聽用外國語演唱的哥劇時，告訴他的女兒，「請你把劇詞解釋一遍，不然我可能會錯意，因而動錯了感情。」這段小插曲反映當時美國人民由於新事物和變動紛至沓來，對於每一件事，各有各的看法和解釋。林肯的責任就是把那些力能顛覆國家的

狂暴而矛盾的行動和動機，向全國民衆詳加解釋，務使民衆信服他的意見，因而澄清了當時思想上莫衷一是的混亂情形。這種矛盾的動機和行動，可以說是一個新國家誕生前必然會感到的陣痛。

當時美國國內的情況真是紛如亂絲，複雜萬端。南北兩方報章公然撒謊，顛倒是非，甘願作各黨派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喉舌。南方農商兩界積欠北方金融界（主要是紐約市的銀錢業）達兩億元之鉅。維基尼亞和肯塔基兩州飼養黑奴的人，爲了爭奪市場，因嫉生恨，與販賣黑奴的非洲人發生火拼。種族問題開始萌芽，當時新英格蘭地帶各州的城市裏，難得看到一個黑人，但是在燠熱而恬靜的南方城鎮裏，有些地方黑人比白人多。南方販賣黑奴的人悍然違反憲法，繼續在墨西哥灣的沼澤地區，把赤裸的黑奴當貨物買賣。倡導解放黑奴的人甘冒盜取私有黑奴的危險，把潛逃的黑奴，偷運到美國北部釋放。在南北兩部很多主張解放黑奴的人士，遭人吊死，鎗殺，用刀刺死或是砍傷，甚至於肢解。北方的工業家隨時把生產不力的工人和產量較低的機器摒棄，而南方務農的人仍然倚賴黑人作生產工具。軍火和鑄錶業經過精密的改革，產量大增。工業界已經採用各種祇需少數人力管制的機器，自動地生產諸如皮鞋，布料，剪刀，髮針，人造珠寶和飾物等等消費品，交由聯營性的「一元商店」銷售。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田野發現石油礦，轉變成油田。科學家已經能把氣球放到兩萬三千呎的高空，因而預測載客氣球有一天會飛到歐洲去。可以度量一萬分之一吋長度的計器，已經面世。遠處西部的愛阿華州人口劇增，比南加羅來納州的人口多了一倍左右。建造一條直達太平洋海岸的鐵路，動議已久，幾經週折，終於得到美國人民一致的支持。西部拓荒已經形成一股熱潮，拓荒者所駕駛的圓蓬大馬車上，高掛着「直奔加里福尼亞」，或是「不到俄勒岡誓不罷



休」等等招幟，跋涉千里去安家立命。當時每天經過內布拉斯加州 基爾尼堡往西去的圓蓬大馬車，平均是五百輛，另有無數載客的驛站馬車在原野上飛馳，翻山過嶺，橫越沙漠，從聖路易城到舊金山，全程平均要走二十三天，同時在米蘇里州 聖若瑟城和舊金山之間，用驛馬傳遞郵件，用五百匹馬和八十名郵差，每人平均跑一百三十三哩左右，全程需時十一天。美國北部專用的耕種機器使到農產比人力耕耘的收穫，增加了二至三倍。新發明的縫紉機，打蛋機等等，減輕了家庭主婦日常工作的重擔。林肯從他所訂閱的「黑森林」雜誌看出美國人口在三十年後，會增加一倍，到了一九四零年人口總數要達到三億零三百萬人。過去十年裏動用四億元來建造橫貫美國東西部、直達大西洋海岸的鐵路，並且開掘了許多運河的資本家們，開始興建新的生產和貿易王國。許多荒僻地區已經被火車汽笛的尖嘯，劃破了幾千年來寧謐幽寂的氛圍，正在等待拓荒的人來安居創業。無數愛爾蘭籍的移民爾手 躡足地努力建造鐵路，開掘運河。廠商和商人之間爲了爭取顧客和市場，明爭暗鬥，狗咬狗地打到不可開交。司徒華在紐約所開的大商店宣佈所有經售貨品，概不二價，打破了一向顧客在零售店反覆還價的積習，整個商場爲之聳動。密西西比河經過疏濬，得到一百萬畝肥沃田地。在內河上已經有總值六千萬元的汽船，穿梭往還，負起南北十二個州之間的運河任務。當時一般人僉認新當選的共和黨政權，不但一定會限制黑奴制度的繼續擴張，而且會逐漸把這種惡劣的制度「根除」。在南部出生的自由黑人之中，已經有二十六萬人擁有總值兩千五百萬元的財產，最富有的一个是維基尼亞州 傑佛遜鎮的大地主。每一百名自由黑人之中，至少有一個擁有一兩個黑奴，有些竟然擁有五十個以上的黑奴。南方窮苦的白種人儘管窮到沒有田地、黑奴、和黑種的僕人，還

是以生爲白種人而沾沾自喜。北部各種工廠和成衣舖的工人工資很低，剛剛夠餬口。南部各州的人仍然存有一種非常渺茫的夢想，希望北部會參加他們的同盟組織，或是南北分治，各自爲政。南部那些每年只有一次棉花收成的州所需的食糧和日用必需品，當時幾乎全部要靠邊境上販賣黑奴的州份和美國北部各州供應。同時南部產棉各州已經發現新英格蘭各州和歐洲各國的經濟命脈，並不仰仗棉花，因而感到異常沮喪。在這個時期裏，美國的社會制度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的滋長，聯帶地引起了很多複雜的情勢，但是因爲地大物博所以把一切可能引起種種糾紛衝突的因素全部抵銷了。最後，每一個美國人的心裏都孕育着一個非常純潔而又不可理解的美麗夢想，渴望美國能成爲一個永遠團結的聯邦共和國。這些特殊的情況只可以從盈篇累帙的歷史文獻裏，仔細地考證一切史實，纔能窮其究竟。

這就是林肯所要主持的一個壁壘分明的大家庭在當時的剪影。

林肯在從春田到華盛頓的這段旅程裏，會晤到五個州的州長和州議員。他一路經過了很多大城市；和掌握政治，金融，交通運輸，以及具有各種供應品操縱力量的人士會談；發表了二十幾次演說；和數以萬計的人握手；親眼看到人山人海的人羣，這些人也是爲了一瞻新總統的風采不約而聚的。

載着這位新當選的總統橫越印第安納州遍種玉蜀黍那片廣懋地帶的瓦拜須鐵路公司客車上，附載了各報的新聞採訪員，第八巡迴法庭的兩位律師卜讓寧和賴蒙，芝加哥的周以德、戴維斯法官，

四位穿着制服的陸軍軍官，和統領朱阿夫義勇軍、年紀纔廿四歲的艾斯華斯上校。這枝穿着藍色鑲橘黃花紋上裝、深紅色寬濶臃腫的褲子，戴着紅色軍帽，配備了火鎗，刺刀和揹包的義勇軍，曾在西點和白宮列隊操演過，軍容極盛，聲威震全國。艾斯華斯上校是林肯的忠實信徒，曾經替他作競選演說。

這列火車到達印第安納坡里城時，林肯向莫頓州長和「印第安納州的同胞們」演說，自稱是一項偉大工作的「偶然的工具」。在隨後一次講說裏，他說一個人有時應該保持沉默，因為如果心口不能如一，倒不如緘口無言！

在林肯五十二歲生日那天，他抵達辛辛那提城。他坐了一輛由六匹白馬拖行的敞蓬馬車，由軍樂隊前導，在各種軍隊和民兵列隊簇擁下，遊行全市。在市長向民衆介紹這位新當選的總統之後，林肯向俄亥俄河對岸的肯塔基居民說，「我們決意仿效華盛頓，傑佛遜，麥迪遜幾位總統的辦法來對待你們，在上帝明鑒之下……我們又成爲兄弟，把一切黨見放在腦後。」對德國和其他國籍的移民，他說，「在我的心目中，他們並不比別種人好，也不比別種人壞。」引起聽衆哄笑。他接着說，「我天性不願看到一羣人被沉重的枷鎖壓到透不過氣來——被暴政凌虐，不斷增加的負擔使到他們的生活極端痛苦，我要盡我所能來解除他們的千斤重擔，絕不百上加斤把他們壓成紛擾。」這句話語重心長，聽衆的笑聲變成了一片喝采聲響。

二月十三日那天，雖然國會還沒有宣布林肯當選總統，華盛頓的人民已經興高彩烈，每人都充滿興奮的情緒。一羣羣的人爭先恐後地爬到國會所在的小丘上去佔一席之地。每座房屋的門口都

有武裝的衛兵防守。只有參眾議員獲准通過進入國會，在賓夕法尼亞大道受阻的憤怒羣衆，把街道都塞住了，到處有人鬥毆，很多人被軍警拘捕。

點票員按州宣讀選舉人票數。副總統約翰·布瑞基肯瑞是一位主張南北分治的肯塔基州人，在點清票數之後宣佈：

「伊利諾州的亞伯拉罕·林肯得到大多數的選舉人票，當選為合衆國的總統，任期四年，從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開始。……」

在那一天林肯正坐着專車，循小邁阿米鐵路到俄亥俄州的都城去。當晚他在州議會發表演說，他的演詞從幾個角度來看，似乎不太尋常。他說，「我知道你們都在想爲什麼一項所有過去創建美國的偉人都沒有擔當過的艱巨工作，會落在一個像我這樣藉藉無名的人身上，抑或你們心中認爲我這個人根本沒有會聲譽雀起的理由。……我於是把希望放在美國人民身上，並且祈求永不離開我們的上帝指點我。……」他所說的話引起種種猜疑，譏嘲，和對他的蔑視，但是他鎮靜而審慎地說，「我不是因爲心裏毫不興奮而保持緘默。所好的是這些人只是心情興奮，因爲目前根本沒有出什麼毛病。能夠看到每個人都能安居樂業，不受任何侵害，的確是一件稱心的事。……」他說這句話自有他的目的。

林肯專車在二月十四日駛抵匹茲堡。他先向衛爾森市長和當地居民致謝說，「歡迎儀式如此盛大，本人受寵若驚。」他宣稱當時機成熟時，他一定會發表有關「美國目前混亂情形」的意見。

他希望在那時候所說的一切，不至使全國一般的人民失望，接着他又對國家前途說了一些悅耳動人的話，使到消息靈通的明哲人士越聽越莫名其妙。

在自由鐘裏，人羣裏一個鑛煤工人向他叫說，「艾比，人家說你是全美國最高的人，我不信你比我高。」林肯回答說，「上這兒來，咱們比比看。」這個穿着工作服裝，滿身灰塵的工人從人羣裏擠出來，和林肯背對背站在一起，結果兩人高度相等。羣衆采聲雷動，這兩個人笑嘻嘻地握了握手。結果一些實心眼兒的人背地裏說，一個體面的大官兒不應該和一個煤黑子打交道。這個國家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兒。

從匹茲堡這列專車又折回俄亥俄州，一路氣喘如牛地直趨克利夫蘭城。到達的時候禮炮隆隆，和春雷一般，歡迎的行列冒着雨從車站跋涉了兩哩長的泥濘街道，把林肯接到威德爾堂。林肯對着歡迎的羣衆又發表了一篇舊調重彈的演說，他說，「……諸位爲什麼如此地激動情昂呢？爲什麼滿懷不平，對於現狀感到不滿呢？一如我說過的，目前的危機完全是人爲的，根本沒有事實上的根據。正如一些人所說的，這項危機根本不是由於雙方在理論上爭執所引起，所以不能用爭論來解決它。我以爲只要大家置之不理，所謂危機一定會自行消滅。」

載着林肯的專車繼續向前行駛，沿途經過的那些城市，千遍一律地用六匹純白或是八匹全黑的駿馬拖曳的馬車，馬頭上帶着紅纓，頸軛上插着美國旗，接載林肯在結紮着紅白藍三色綵飾的街道上，穿過歡聲雷動、溝坑滿谷的人羣。

林肯記得一個女孩子曾經寫信給他，建議他留起連鬚鬍子來，當時他回信說他若是留這種鬍

子，看起來可能像一種「滑稽的扮相。」這個女孩兒住在紐約州的西田鎮。當林肯到達這個鎮的時候，他對歡迎的羣衆說，「這裏有一位曾經和我通訊的朋友，如果她在人羣裏，我很想見她。」當時沒有人從人羣裏走出來，但是有人說，「把她的姓名告訴我們。」「她的名字是葛瑞思·畢黛爾。」隨即有人帶着葛瑞思走出來，把她抱到講台上。林肯接着說，「她給我寫信說如果我留起連鬚鬍子來，就會顯得更漂亮。」他低頭看着這個小女孩兒，繼續說，「你看，葛瑞思，我這些鬍子是專爲你留起來的。」他俯下身去吻了葛瑞思一下。這段小插曲立時成了新聞，全國報章競予記載。聖路易的「共和黨人報」用「落腮鬍子和接吻」作標題，揶揄地說，「林肯太太，如果和美女接吻是總統的一項特權，爲了維護您的自身權利，您應該堅持地爭取一項否決權。」

專車繼續向東行駛，在一天清晨到達伊利運河地區。在羅契斯特市林肯向羣衆說，「在大清早上居然看到這麼些人來歡迎我，」使他異常感動。在猶提卡市他說他並不預備演講，到這裏來只是看看本地人，同時讓人看看。他說，「從在場的太太小姐和我對着這方面來說，我是佔盡便宜，眼福的確不淺。」

林肯沿途和各州州長以及當地首要人物私下會談所說的話，大畧和他寫給柯爾庭州長一封信的內容一樣。在那封信裏他寫說，「我以爲如果你的言行能夠避免感情用事，不含威脅的意旨，或是使人確信你沒有誇大其詞，同時你表示出堅決的意志，個人的意旨，以及不惜任何代價來維護聯邦團結一致的決心，你一定會有很大的成就。此外，如果可能的話，你應該盡力促使立法機構把上述各點有關的決議，制成法律。」

二月十八日林肯從電報裏得知傑佛遜·戴維斯已經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城，宣誓就職南方邦聯的美國總統。在那一天南方邦聯只包括六個州，次日可能有別的州參加。從林肯離開家鄉東來，他初次公開地承認他對於時局感到憂慮。當時他在紐約州，奧爾巴尼城的州議會大廈前面，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說，在結尾時候他說，「我委實沒有聲音和氣力來同你們娓娓長談。」

從赫遜河順流而下，林肯依次在特洛，赫遜，庇克斯基爾等地，受到當地人的接待。最後到了紐約。

作為美國疆界門戶的紐約，是全世界泛海的高大船舶紛至沓來的一個大海港。在大選時候，紐約州選舉林肯所投的三萬五千張選票，佔全部選票三分之一。在當時這一州已經成了美國的財政金融中心，掌握着全國貿易，工業，和運輸的控制大權。市長佛爾南多·伍德宣稱紐約市應該和聯邦分離，成爲一個自由城，一如南方各州一樣，享有自主權，以便繼續和全國任何地區自由交往，不受任何干擾。紐約市的經營公用事業特權和土地買賣，可以用金錢賄賂成交。伍德市長身兼該市的政黨領袖，曾經指派兩個律師出任紐約最高法院的法官，代價是每人五千塊錢。他又和市參議員勾結，簽訂了一項標價二十七萬九千元的清除街道垃圾的合約，比較了另一個投標人所開具比上述合約低八萬四千元的標價。據一般人估計，伍德從政治上所搜括的私人財產，最少是二十五萬元，但是當時各級州法庭營私舞弊，腐敗不堪，因此市長儘管犯了偽造文書，發假誓，和其他的罪行，依舊能逍遙法外。他和他的兄弟經營彩票，並且從南部各州取得開賭執照，成爲職業賭徒。他們在所辦的紐約每日新聞報裏，公開地主張南部同盟各州應享它們本身的各種權利。

林肯在紐約的遊行行列是由三十輛馬車組成的，一隊騎馬的警察在前開路。林肯坐的是一輛開蓬四輪大馬車，這輛車在幾個月之前曾經是英國皇儲威爾斯王子的座車。在阿斯特大廈前，五百名警察擋住了潮水一般的羣象。這羣人似乎抱着一種特別的好奇心情，靜默得出奇，甚至於帶着一種邪惡的氣息，這是林肯一路東來所遇到最特別的羣象，和其他城鎮的居民迥然不同。

第二天早上在市政廳裏，林肯對着伍德市長在許多市參議員和新聞記者環繞之下，致謝詞說，「我對於含有大多數和我意見相左的人士的紐約市民歡迎我的表示，謹表謝忱。」接着他的話鋒轉對全國人民，「除非這個聯邦制度宣告失敗，或是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一如一艘船到了必須放棄所載的客貨時候，我們絕不應輕易地放棄我們的聯邦國家。」

當時到哥劇院去看戲的人，都時興戴白色的小山羊皮手套。但是林肯到座落在第十四街和爾文廣場的音樂學院去聽音樂的時候，一雙大手帶着黑色的羊皮手套，配着總統包廂外面所鑲的紅絲絨牆飾，特別顯得觸目。坐在對面包廂裏的一個南方人和他同坐的女客們說，「我想我們應該送點鮮花給這位打點聯邦葬禮的人。」這句話不脛而走，結果報章上也把滿座的音樂廳裏唯一的一對黑手套，作為話題。一本牛幽默性質的「浮華市集」週刊寫說，「艾比越來越肅穆，不像以往那樣信口打諢了。他怕一個不當心會引出是非來。」

擁有論壇早報的葛瑞禮在他所辦的報裏寫說，有人問林肯，「對於南方這種沸騰的情形，你究竟預備怎麼辦？是否會真的發生內戰呢？」接着他登出了一段林肯的寓言：

「當我是一個年輕的律師，而伊利諾州還在開拓初期裏的時候，我和別的律師經常循着巡迴法



庭的路線下鄉去。有一次一場連綿不絕的大雨而把整個鄉村淹沒了。再往前走就到了狐河，這是這一帶最大的河。那時我們只得彼此迎合地說：「如果那些小河給了我們這麼多麻煩，我們怎麼能涉渡狐河呢？」在我們沒有走到河邊之前，天已經黑了，於是我們都在一間用木材建成的小酒館裏落腳，把坐騎安置在馬廐裏，準備在那裏過夜。在這間酒館裏無意中碰到這一個教區裏公理會主持教務的長老，使到我們都非常地高興，因為這位長老時常到鄉間去巡行傳教，風雨無阻，對於這一帶的地理瞭如指掌，他一定能把狐河的一切情形告訴我們。於是我們圍着他，向他請教渡過狐河的方法。他說：「不錯，狐河的一切我都知道，因為我時常渡過這條河，但是對於狐河我定了一項守則：非等到已經到達狐河邊緣，我絕不費腦筋想渡河的辦法。」葛瑞禮認為最後這句話描畫出林肯的特有性格，同時也是林肯應付一切不祥預兆的方法。

林肯曾經對紐約的一些政治思想家，說過另一段寓言。他說：「我認識一位品德兼優的教會人士，現在我們就叫他布朗吧。當時因為要在一條激流洶湧，水勢險惡的河上建一座橋，熱心的人士就設立了一個籌劃委員會，布朗是委員之一。所請的建築師一個又一個地宣告失敗，這座橋始終建不成功。最後布朗說他有一個名叫鍾士的朋友，曾經建造過很多座橋，大概可以勝任愉快。委員會就叫布朗把鍾士找來。委員們問他，「閣下能把這座橋建造成功嗎？」鍾士答稱，「能，不要說這條橋，如果有必要建造一座跨到地獄裏去的橋，我一樣能造給你們。」這句話把委員們嚇壞了。在鍾士離去之後，布朗為了公平起見，認為有替他的朋友辯護一下的必要，就向委員們說，「我深知鍾士的為人，他秉性忠實，而且是一個超卓的建築家，如果他率直地宣稱他能建造一座接連陰曹